

唐宋
小品
十家

韩昌黎小品

洪波
关键
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仲素孝廉年賦詩云
竹溪堂五月深林
想得此持客戶
吳昌碩

韩 昌 黎 小 品

洪波 关键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韩昌黎小品

洪波 关键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字数：140,000

1997年2月北京第1版 199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1534-X/I·677

定价：12.60元

出版说明

因为我社《明人小品十家》的编辑出版，获得了不少好评，于是，就有了续编《唐宋小品十家》的想法和今天的这套丛书。

小品作为散文一脉，虽滥觞甚远，然而却实在没有严格的界定与模式。只是明清之际的文人抒写性灵，做出许多任情率意的轻灵文字之后，人们便习惯于把小品文与轻松闲适联系在一起。本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与推广，遂使小品文定位于悠闲与轻灵之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对此非常愤慨，并明确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入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然而，文学理论上的界定，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的共识。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小品文大行其道，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似乎仍脱不了“性灵闲适”的范围。我们在编辑《明人小品十家》时，也还是本着轻松明快的旨趣。

唐宋两代的小品，却无明清那般风格齐整，更不用说轻灵秀美了。唐人文尚辞赋，四六文作得颇为精彩。虽然有韩愈、柳宗元力倡古文，但他们抒发真性的方式是诗。宋人比较清通，尤其是他们的语录，写得格外洒脱平易，意味隽永；可他们更喜欢在词令中倾诉自己的感情。因此，唐宋之际，虽有八位散文家比肩而出，但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凝重、庄穆，甚至有些沉重。如果仍拿着“性灵闲适”的尺子来编纂唐宋小品，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小品文并不等于性灵通脱，借用鲁迅的话说：“讲些小

2 韩昌黎小品

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按照这样的思路，参考作家的声望和代表性，我们为《唐宋小品十家》选择的作家是韩愈（昌黎）、柳宗元（河东）、罗隐（昭谏）、皮日休（鹿门）、陆龟蒙（甫里）、欧阳修、王安石（介甫）、苏轼（东坡）、陆游（放翁）、刘克庄（后村）。书的命名，则根据其本人较为常见的字号而定。

既然是小品，简洁似乎是必需的条件。所以，涉及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选取时，我们也要求尽量不选那些宏篇巨制或“板着面孔”说理的文章，即使是公认的名篇，也不妨割爱；而诸如柳宗元的游记、欧阳修的书简、苏轼的题跋，虽然不足以反映他们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但却因为不曾带有太多的“载道”重任，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较为真实的内心层面。类似的篇什，是我们希望能奉献给读者的。

尽管如此，唐宋之际的小品文，与明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韩、柳、欧、王姑且不论，即使被鲁迅大力推崇的罗、皮、陆的作品，其中的不平、愤懑、沮丧甚至绝望，也是在明人小品中很难体会到的。这也许正是小品文特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读读它们，人们应该别有一番滋味。

从明人小品到唐宋小品，选题的确定更多地是从市场去考虑的。然而，如果以此为契机，对历代的小品文作一番重新的检索与梳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任何想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 言

韩愈（公元768——824年），唐代中期著名文学家，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省修武县）人。郡望河北昌黎，常自称昌黎韩愈，后人亦称韩昌黎。官至吏部侍郎，后世亦称为韩吏部。死后谥“文”，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出身于仕宦之家，祖上曾有封侯王者，但至其祖父，已沦为中下层官吏。祖父韩睿素，官桂州都督府长史；父韩仲卿，曾做过潞州铜鞮尉，后为武昌令；叔父韩云卿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幼失怙恃，依长兄成人，少年时代，颠沛流离于京师蛮粤之间，这段生活经历一方面使他对当时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孤高自傲的性格，为后来的仕途偃蹇坎坷埋下了伏笔。

孤苦的身世激发了韩愈刻苦学习的意志，七岁破蒙，日能诵记数百千言，十三岁便能属文。曾从独孤及、梁肃等游学，究心古训，锐意钻仰，希望以文取仕，走士人的华山之路，然而他仕途的第一步就不顺畅。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已满腹经纶，他囊书担橐前往京师，准备参加进士贡举，然而四举而不第，直至贞元八年，才登进士第，时年已二十五岁。后又连续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皆不受考官青睐，只好怀着“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的忿懑之情郁郁寡欢地离开了京师。贞元十

二年，宣武节度使董晋辟韩愈为观察推官，三年，董晋死，汴州军乱，韩愈只身脱难，惶惶若丧家之犬，幸得同乡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容留，得暂时托庇于将军幕中。贞元十八年，韩愈被授四门博士，十九年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是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早年的困顿使韩愈对百姓的疾苦一掬同情之泪，于是上书陈情，请免关中赋税。不意得罪幸臣，遂远斥连州阳山县令。待罪阳山期间，“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贞元二十一年，德宗死，顺宗即位，韩愈遇赦。秋，宪宗即位，韩愈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次年（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重回京师。此后至元和十二年，韩愈官职屡迁，或升或降，先后任过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馆撰修、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职。因不喜与权贵宦官交接，始终郁郁不得志。元和十二年，韩愈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屈镇州叛将王承宗，有功，擢刑部侍郎。十四年正月，宪宗自凤翔迎佛骨入京师，王公士庶，奔走膜拜。韩愈一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遂奋不顾身，上书直谏，因此触怒龙颜，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得他人相救，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旋改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召拜韩愈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兵部侍郎。次年，因冒死入镇州宣慰王廷凑军，使归服中央，有功，转吏部侍郎。长庆三年，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德高望重，军民顺服，盗贼不行，化治一方。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二日卒于长安靖安里第中，年五十七岁。

韩愈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奔走颠沛中度过的，仕宦生涯不得志的时候多，得志的时候少。这样的生活经历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而也成就了他的文名。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以其文鸣。

韩愈之文他自称为古文，一则以其体式句读近似于先秦两汉之文，一则以别于“时文”。“时文”指的是骈体文，这种文章体式产生于魏晋时期，六朝以后风行一时，上至帝王诏诰，下至臣民奏疏、尺牍、赠言、序跋，莫不用之。骈体文过分讲究形式的华美，崇尚对偶、声律、典故、藻饰，浮华绮艳而不切实用；为文者孜孜于文章形式的工整而漠视思想内容的充实。早在西魏时，苏绰就曾主张以商周散文来革除浮华骈骊，但孤掌难鸣。中唐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也都主张文章应宗经明道，并开始创作散文。韩愈青年时代曾从独孤及、梁肃游学，受他们的影响，从一开始他就树立起“志乎古道”、“兼通其辞”的思想，并由此确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学习标准。成名以后，他便大力倡导古文，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坚持古文写作，从奏疏表状到书札赠序、祭文墓志，悉用古文；另一方面，他招收后学，积极培养古文作者队伍。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扭转了影响文坛数百年的浮艳骈骊之风，开辟了唐宋古文发展的道路。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指的就是他革除骈骊之弊、开创古文新风的伟大功绩。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从事古文创作，在继承前人“宗经明道”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钱仲联、尤振中《韩愈评传》将韩愈的古文和诗歌创作理论概括为六条：

第一，他继承荀卿、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宗经、征圣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

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所以要学习三代两汉古文。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而且要博取兼采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异曲同工”的作品，“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

第三，学古而不泥古，要辨明古书之正伪，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坚持“惟古于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总之，既要师法古人，又要有所创新。

第四，言为心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所以要做到作品内容充实，首先必须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具备扎实的道德修养，才能“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第五，注重生活对作家作品的深刻影响。韩愈根据自己的坎坷遭际和不得志的感受，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作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才能产生富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韩愈强调“奇”。韩愈之诗追求“奇诡”，成为当时一体。这种文学思想同样也反映在他的古文创作当中，他的古文作品从遣词造句到内容的取舍敷陈，往往“怪怪奇奇”，不可端倪。

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他自己的古文创作，指导了古文运动，对他之后的整个唐宋古文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愈是太史公之后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他的古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现力极强，无论议论说理、写人叙事、言志抒情，都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他在古文创作上的成就历代评论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他同时代的刘禹锡称他为“文章盟主”，说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一字之价，辇金如山”。金人李治甚至认为“文至于韩退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从文学性艺术性角度看。韩愈古文的艺术美可概括为三个字：雄、奇、畅。

雄为雄浑，这是韩愈古文最突出的艺术特点。韩愈的古文以养气为根基，而又最善于蓄势、造势，因而写来气势雄浑磅礴。柳宗元说韩愈的文章“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皇甫湜说“韩

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飏激浪，污流不滞”。用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和瞬息万变的迅雷疾电来形容韩愈文章的气势，形象而又贴切。

奇为奇崛。追求奇崛既是韩愈的诗歌风格，也是韩愈古文的风格之一。在他的古文当中，这种风格既表现在内容的取舍剪裁方面，也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在内容的取舍剪裁上，往往出人意料，不可端倪。如《送石处士序》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两篇都是写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善于识才、用才，洛阳处士石生（洪）温生（造）被网罗幕下，作者为他们送行的事，但两篇的内容却无一丝一毫犯重。《送石处士序》从石处士身上着笔，突出他的隐士、才士、义士风范；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则从乌公身上着笔，写乌公如何的善于识才和网罗人才，如何的夺己所依，以致要让温处士替他致怨于乌公，通篇似无一处直写温处士，而实际上却是处处在写温处士。又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王君（适）风流狂简、傲视权贵的品格和终身偃蹇不遇的遭际，文章的末尾却用大段笔墨写他当初如何以狡狴伎俩骗娶侯处士之女为妻：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初，处士将嫁其女，怨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姬：“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姬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姬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这种内容而入墓志，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仔细读来，却

又并非赘疣败笔，它形象地刻画了王适其人狂简滑稽、不囿于礼俗的性格。

在语言形式遣词造句方面，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追求清新瑰奇，不拘一格。韩愈非常善于在前人的语言中推陈出新，善于从当时的口语中进行提炼创造出新颖的词语，所以他的文章虽名之为古文，却意古而文不古。他所创造的很多新词语言约意丰，给人以新奇雅致之美，其中有许多后来逐渐变成了成语而进入了汉语的词汇宝库，像“垂头丧气”、“蝇营狗苟”、“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贪多务得”、“动辄得咎”、“佞屈聱牙”、“同工异曲”、“俱收并蓄”等比比皆是。

畅为酣畅。酣畅与雄浑相表里，雄浑为其文章之气势，酣畅为其文章之结构行文。由于韩愈“养气”功夫深厚，又非常善于蓄势、造势，且注重“文从字顺各识职”，因而“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而来矣”，“浩乎其沛然矣”，“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形成了轻松自然、淋漓酣畅的艺术风格。他的文章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篇小品，都写得挥洒自如，纵横捭阖，如水银泻地；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尽管有时也使用一些生僻字眼和拗口句式，但绝不凝重滞涩。

以上是韩愈的生平以及他在古文上的贡献与成就，下面说说这本选集的一些情况。

这本选集名为《韩昌黎小品》，小品文指的是短小精悍的文章，因而短小精悍是我们选材的一个基本原则。不过短小精悍是一个意义比较模糊的词语，究竟多长的文章才算短小精悍，并没有固定的尺度。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尽量选取篇幅短小的，但也不为短小所囿，要在能把韩愈古文的精华部分尽量多地选进来，奉献给广大读者。有些篇目看上去并不太短小，但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为了不至有遗珠之恨，我们也把它们选了进来。当然，

过长的文章，即使是名篇，也只好割爱。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我们在选材时主要侧重三个方面：其一是思想性，其二是艺术性，其三是体裁的多样性。在思想性方面，我们侧重选取能够充分体现韩愈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文章，以及一些反映他的坎坷遭际、不平而鸣的文章。在艺术性方面，我们侧重选取文学性艺术性比较强的文章。韩愈的文章，纯文学性的虽然极少，但艺术水平高的佳作却有很多，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限于我们的鉴赏水平，我们不敢说把韩愈文章中艺术水平高的都选入了本书，也不敢说我们所选取的都一定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但我们在选材时是尽了这方面的努力的。在体裁方面，韩愈的文章包括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多种体裁，我们在选材时也尽量注意体裁的多样性，争取每一种体裁的文章都有入选的篇目。

本选集以桐城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为依据，个别篇名有所更动。《韩昌黎文集校注》在校勘方面有巨大贡献，但注释很简略。本选集为了便于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读者的阅读，除了注释名物制度以外，对于疑难字词皆作注释，有些难懂的句子也适当加以解释。注释力求简明，一般不作征引和繁琐考证。本选集的选编，时间比较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选材与注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选注者

1996年10月25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前言	(1)
感二鸟赋并序	(1)
闵己赋	(5)
五箴	(7)
伯夷颂	(12)
子产不毁乡校颂	(15)
后汉三贤赞	(17)
讼风伯	(21)
获麟解	(23)
择言解	(25)
原性	(27)
原毁	(31)
行难	(35)
对禹问	(38)
进士策问	(40)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46)
鄂人对	(49)
杂说	(52)
师说	(58)

2 韩昌黎小品

猫相乳说	(62)
守戒	(64)
讳辩	(67)
读荀子	(70)
读仪礼	(72)
读墨子	(74)
爱直李君房别	(76)
鳄鱼文	(78)
复仇状	(81)
论佛骨表	(84)
潮州请置乡校牒	(90)
圻者王承福传	(92)
太学生何蕃传	(97)
燕喜亭记	(101)
科斗书后记	(105)
记宜城驿	(107)
题李生壁	(109)
答张籍书	(111)
与孟东野书	(114)
答窦秀才书	(117)
答尉迟生书	(120)
答李翊书	(122)
答陈生书	(127)
与李翱书	(130)
答冯宿书	(133)
上张仆射第二书	(135)
应科目时与人书	(137)
答刘正夫书	(139)

答陈商书	(142)
上贾滑州书	(144)
答刘秀才论史书	(146)
送孟东野序	(150)
送李愿归盘谷序	(155)
送董邵南序	(160)
送浮屠文畅师序	(162)
送王秀才序	(165)
送区册序	(167)
送高闲上人序	(169)
送石处士序	(172)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176)
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	(179)
荆潭唱和诗序	(182)
石鼎联句诗序	(184)
送浮屠令纵西游序	(188)
祭田横文	(190)
题欧阳生哀辞后	(192)
祭柳子厚文	(194)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197)
贞曜先生墓志铭	(202)
柳州罗池庙碑	(206)
瘞砚铭	(210)
与于襄阳书	(212)
与陈给事书	(216)
祭十二郎文	(219)
柳子厚墓志铭	(225)

感二鸟赋并序

贞元十一年^①，五月戊辰，愈东归。癸酉，自潼关出^②，息于河之阴^③。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鸟、白鸛而西者^④，号于道曰：“某士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⑤，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⑥。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⑦，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⑧，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⑨，亦谨志其一二大者焉^⑩。选举于有司^⑪，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⑫，齿下士于朝^⑬，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⑭，乃反得蒙采擢荐进^⑮，光耀如此^⑯。故为赋以自悼^⑰，且明夫遭时者^⑱，虽小善必达^⑲，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⑳。其辞曰：

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㉑。诚不足以自荐，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㉒，触白日之隆景^㉓。时返顾以流涕^㉔，念西路之羌永^㉕。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㉖。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㉗。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㉘。彼忠心之何嘉^㉙，徒外饰焉是

逞^③。余生命之涸厄^④，曾二鸟之不如^⑤。汨东西与南北^⑥，恒十年而不居^⑦。辱饱食其有数^⑧，况策名于荐书^⑨。时所好之为贤^⑩，庸有谓余之非愚^⑪！

昔殷之高宗^⑫，得良弼于宵寐^⑬。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⑭。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⑮。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⑯。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⑰，独怊怅于无位^⑱？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羨于斯类^⑲。

〔简注〕

- ① 贞元：唐德宗年号。
- ② 潼关：关隘名，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北。
- ③ 河：黄河。 阴：河之南岸。
- ④ 鹄鹑（qú yù）：八哥。
- ⑤ 东西行者：往东和往西行的人。
- ⑥ 干戈：指武器。 耒耜：指农具。 勤：劳苦。
- ⑦ 凡：总共。
- ⑧ 行己：使自己行事。 道：指仁义孝悌之道。
- ⑨ 前古：指古代。 故：事。
- ⑩ 志：记住。
- ⑪ 选举：选拔举荐。 有司：指主持选拔人才的官员。
- ⑫ 曾：竟。 不得名荐书：意为得不到别人的举荐。
- ⑬ 齿：排列。 齿下士于朝：意为能够位列朝廷下士之列。
- ⑭ 顾问：咨询。 赞：辅佐，辅助。
- ⑮ 擢：选拔。
- ⑯ 光耀：荣耀。